

暑假，留守与流动儿童安全事故频发——

谁为他们拉起安全防护网

■本报记者 程墨
实习生 杨保华 荣洲标

暑假期间，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孩子都忙着上暑期培训班、参加夏令营、外出旅游增长见识等，而分布在城市和乡村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，他们的生活又会怎样呢？记者调查发现，留守儿童暑假除个别会在爷爷奶奶陪同下进城看看父母外，大多是在乡下结伴游玩；流动儿童则一般独自待在闷热的出租房里，或挂着钥匙四处游荡，或帮父母照看生意，甚至还要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担子。

一边是“流动”，一边是“留守”，许多时候，正是流动人口权利的缺失，造成了留守儿童的种种困境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，不少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，他们的子女或留守，或随之流往城市。父母一面听着孩子的哭诉，一面转身不顾孩子的感受；孩子一面渴望进城，一面又恐惧城市的生活。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正在形成一道历史的伤痕，谁来保证这些孩子安全成长，已然成为考验所有人智慧的难题。

1 留守与流动，监护真空下的“高危”群体

在农村，父母外出务工，爷爷奶奶大多年老体弱无力看管，留守儿童基本处于安全真空地带。而在城市，父母工作无力时刻将孩子带在身边，稍有不慎，交通事故、拐卖等意外伤害就会发生。

7月11日，湖南省桃江县、岳阳县、衡阳县三地9名儿童溺亡。

7月10日至12日，湖北省7名儿童先后溺亡，3人失踪……

记者在调查中发现，几起意外事故中，受害人多为留守儿童。江西省的3个溺水孩子全部是留守儿童；而湖北溺水事件中的7个死亡孩子也全部在农村生活，部分孩子的父母在外地打工，孩子平时跟着老人生活。

与此类似，流动儿童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。广东两岁小女孩珍珍随父母生活，跌入水缸淹死；而黑龙江某地警方处理的一起13名儿童溺亡事件中，10名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。

儿童安全事件并不局限于溺水，类似性侵、烧伤、拐卖、交通事故等意外伤害事件中，留守流动儿童也占了相当高的比例。记者统计后发现，今年5月以来，经媒体披露的儿童意外事件至少有25起，其中17起的受害人为留守儿童，或者事故发生在农村和城郊郊区。

据权威部门统计，我国每年近2万名儿童非正常死亡，四五十万青少年受到各种意外事件的伤害，受害人中以留守流动儿童居多。

在农村，父母外出务工，爷爷奶奶大多年老体弱无力看管，留守儿童基本处于安全真空地带。而在城市，父母工作无力时刻将孩子带在身边，稍有不慎，交通事故、拐卖等意外伤害就会发生。

2 安全，缘何成为社会之痛？

面对留守流动儿童数量与日俱增的事实，相应的教育理念、应急预案和配套设施并没有建立起来。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，他们的生存现状都不容乐观。

据全国妇联5月发布的《全国农村留守儿童、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》（下称《报告》）显示，我国共有6102.55万农村留守儿童，占全国儿童的21.88%，5年间增加约242万；城乡流动儿童则达到3581万人，比2005年增加逾四成。

面对留守流动儿童数量与日俱增的事实，相应的教育理念、应急预案和配套设施并没有建立起来。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，他们的生存现状都不容乐观。

在农村，父母不在身边，老人监管无力，娱乐设施缺乏，孩子沉迷网络。

暑假，水是农村孩子的乐趣。学生晶晶告诉记者，他暑假能做的除了看电

视、打游戏，就是去河边钓鱼。但夏季水位高涨，一些自然河塘无人养鱼，也无人监管，河岸倾斜度大且较滑，可能不远处就是深水区，孩子们一旦入水，很容易出事。

湖北省孝感市一位村民告诉记者，他们那里河流、水塘众多，男孩子经常偷偷下河洗澡，根本不好管。“尤其是那些外出打工的家长，因为离得远，孩子基本上是‘散养’的。”

当地溺亡事件发生后，记者了解到，当地儿童安全保障堪忧。除了水流众多之



付业兴 绘

外，孩子上下学也无安全保障。蒋寨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，他们村里有的地方道路狭窄，校车开不进来，监护人中一些老太太上了年纪走不动，常常孩子只能走回家，路途上孩子发生了什么、做过什么，家长根本不知道。

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周宗奎分析，10来岁的孩子“天不怕地不怕”，好奇心强，有逆反心理，做事前欠考虑，容易遭遇险情。“他们不管水深不深，不管食物是否有毒，不管遇见的人或动物是否危险，都愿意尝试”，这也是留守儿童事故频发的主要因素之一。

进城务工人员虽然想尽办法，创造条件，让孩子留在身边。但农村传统的教育方式却无法与现代科技社会对接。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，孩子极易因水、电、气使用不当引发安全事故，加之对周边环境不熟悉，自我保护意识淡薄，

对陌生人不注意防范，在家极易成为犯罪分子作案的目标或诱惑的对象，外出活动也容易出现安全问题。

往往，父母为了工作，孩子只能被锁在家中。即使进入城市，他们更多的时间也游离在城市边缘，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相当长时间内处在监护真空中。对于缺乏认知能力的学龄前幼儿，此举是十分危险的，不少5岁以下儿童坠楼案都发生在无监护状态下。

适得其反的是，那些进入城市的孩子不但没能真正融入城市，也渐渐疏远了对家乡的记忆和了解。老家重新变得人地生不熟，他们不知道哪里危险。某地溺亡事件后，据反映，几名出事的孩子都有过跟随父母外出的经历，他们是因为不知道鱼塘周围全是塑料薄膜，沾水后容易滑倒，悲剧才就此发生的。而当地孩子因为知道这些情况，就很少去那些鱼塘，相对安全些。

3 各界共同建起孩子“安全支撑网络”

让孩子意识到哪些危险、知道怎样对危险说“不”，是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应该努力的方向。

为了解决留守儿童的生活困难，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正在经济、教育、治安等方面加大监管力度。7月初，教育部办公厅专门下发了《关于做好2013年中小学暑期工作的通知》，对预防中小学生学习溺水工作进行具体指导，要求各中小学教育系统上好暑期安全教育课；开展暑期家访，督促家长落实监护职责；建立联防联控体系，督促加强行政区域内水域监管等。

“在校期间，老师还能盯着孩子，可一放假，鞭长莫及啊。”武汉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，家长是学生的第一监护人，假期期间，必须主动承担起更多的责任，与学校、社会合力保障学生安全。

据介绍，每年暑假，学校都会发告家长书，请家长看护好孩子，并在放假前对学生开展安全教育。记者

在采访中了解到，当地家庭有些会把孩子送到游泳馆或者夏令营，培养孩子的求生技能。但是，一些外来务工家长表示，他们每天要忙着赚钱养家，没有时间看管孩子，也没有多余的钱帮孩子报名参加暑期班，只能反复提醒孩子不要去危险地方玩耍。

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保卫处副处长吴健认为，向孩子们传授必要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应急技巧是必不可少的。他举例说，在众多的儿童溺水事件中，很多孩子看到同伴出现险情，会直接跳下去救人，反而搭上了自己的性命。他指出，让孩子意识到哪些是危险、知道怎样对危险说“不”，是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应该努力的方向。

周宗奎说，虽然我国早在2004年就设定了全国中小学生“安全教育日”，但与升学无关的安全教育，至今仍仅是教育的点缀。学校以提高学生成绩为己任，家长对孩子吃穿玩用关注有加，安全教育总是有意无意地被漠视。因此，每位家长、每名教师都应该担起安全教育责任，不能临时抱佛脚、让安全教育流于形式，更不能等到悲剧重复上演时才唏嘘、懊丧、惊醒。

留守流动儿童心灵关怀缺失之忧

■本报记者 程墨 实习生 杨保华 荣洲标

走进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病区，铁闸门里一群孩子正排着长队领午餐。他们看起来除了脸色苍白、身材瘦弱外，与同龄人相差无几。但如果仔细观察，不难发现他们的异样：双眼空洞，表情麻木。儿科主任马鸣告诉记者，他们都是重型精神病患者，其中流动儿童超过了一半，还有1/4是留守儿童；而这些流动儿童中，90%以上曾是留守儿童。



日前，孩子们在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共同捐建“阳光家园”看书、下棋。李红梅 摄

12岁的小波是河南人，跟随父母四处漂泊，从他记事起，就没有在一个地方固定生活超过两年。父母带着他四处打工、做小生意，贩过生活用品、水果、服装、家禽等。搬家、转校是家常便饭，没有固定的家、没有固定的朋友，父母忙着做生意也无暇顾及他，他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，很快就经常逃课去网吧打游戏。

今年年初，小波一家人来到武汉，离感的出现让父母的家禽生意十分清淡。父母压力很大，每次看到他学习成绩差，总是冲他发脾气；

“花那么多钱供你读书，学得个什么鬼样子，门门考试不及格……”渐渐地，小波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，稍不顺心就大吵大闹，乱砸东西，还出手打父母。4月底跟父母大吵一架后，从自家三楼窗户跳下。医生诊断说，外伤不是很严重，但他患上了重度抑郁症，需要住院治疗。

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儿科曾对武汉875名小学4—6年级儿童（590名留守儿童，285名对照儿童）进行抑郁症风险调查研究。调查显示：留守儿童较对照儿童抑郁症指标明显升高，而

社会支持相对不足，显示其发展为抑郁症的风险大大增加。

亲情缺位的留守儿童

全国妇联5月发布的《全国农村留守儿童、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》显示，全国学龄前农村留守儿童（0—5岁）达2342万，近20%的务工人员父母在儿童1岁前外出，相当数量的留守婴儿由于母亲外出不能得到足够时间的母乳喂养。

城乡流动儿童则多数是长期流动，他们在户籍地以外地区流动时间平均为3.74年。7至14岁流动儿童中，约1/3的流动时间在6年以上；0至6岁儿童中，自出生以来平均一半时间是在现居住地度过的。

少儿时期被认为是孩子成长、健全人格的关键时期，留守儿童过早与父母分离，流动儿童小年纪就经历着社会的冷暖，他们的童年面临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。那么，这些徘徊在公平边缘的“星星”都失去了什么？

调查显示，农村留守儿童中，有32.67%的孩子与祖父母一起居住，单独居住的留守儿童则高达205.7万。平均年龄为59.2岁。这些留守儿童的祖父母受教育程度很低，绝大部分为小学文化，无论教育方式、教育能力还是监护措施都极为有限。而被带进城里的孩子，父母能够给予关爱和指导的时间也并不多。

留守儿童由于家庭教育弱化和农村生活条件的限制，生活质量、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、成长环境均劣于长期享受父母关爱的儿童，他们存在严重的生活无助、安全失保、学业失败、亲情缺失、心灵失呵等“五失问题”。

张兰（化名）和丈夫常年在广州打

工，女儿小雯从一出生就被留在爷爷奶奶家，起初他们逢年过节总会回去看看。4年前，儿子出生了，由于老人年纪大带不了两个孩子，他们就带着儿子一起去了广州，因工作繁忙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回家。每次女儿电话里都问“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”，他们总是搪塞过去。近年来，孩子在电话里说的话越来越少，最后干脆连电话也不接了。

两个月前回到家，她才知道女儿在学校经常被同学嘲笑，说父母不要她了只要弟弟，女儿很生气就打同学，时间长了没人跟她玩。她经常自言自语，还突然发笑，最后发展到拼命地打自己，甚至想自杀。医院确诊小雯患上精神分裂症。

“父母在远方，身边无爹娘，读书无人管，心里闷得慌，安全无保障，生活没希望。”亲情、教育、安全，缺失了这些至关重要的环节，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引人忧思。

被边缘化的流动儿童

流动儿童则面临人格困境，歧视、边缘化现象，城里的教育资源、亲密的伙伴都不属于他们。

有媒体报道，有些地方老师在统计成绩时，只面向正式注册在校学生，借读的流动儿童除外。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，学生也会在潜意识中将同学分类：有户口的，没户口的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学生并没有真正融入到一起。一名小学生告诉记者：“一些竞赛活动，只允许正式学生参加，所以在选拔和培训时，那些借读生都没有资格。”

9岁的小夏目前在武昌一所小学上学，前不久，他突然跟父亲提出不想上学了，父亲怎么劝都不管用，就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心理咨询室找肖劲松教授咨询。小夏之前一直跟爷爷奶奶生活

在乡下，学了一口当地的土话。在学校上学时，同学经常嘲笑小夏房县老家的口音，笑他是“乡里伢”，让他觉得非常自卑，变得不爱说话，甚至产生了厌学情绪。

我国0—17岁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共有9683万。近一亿的儿童处于留守和流动状态。这意味着，他们的成长或缺乏父母的悉心照顾，或得不到正常良好的教育。他们过早体味到亲情的冷漠、金钱的能量、社会的不公平。无论留守还是流动儿童，他们同样面对的是心灵的孤独。这些都足以让一个孩子心理失衡。

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专家建议，为预防留守、流动儿童出现心理问题，无论孩子在不在身边，父母都应多关心孩子，在外打工也应常打电话和孩子交流，问问孩子的学习、生活情况；学校老师更要用爱心关爱留守、流动学生，要给予精神上的关怀，给予心理健康上的教育和引导，通过多种活动，让他们感到集体的温暖和深深的关爱。

杂乱网络的致命诱惑

留守流动儿童共同存在的精神空虚隐患，也使得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和心理问题骤然上升。

数据显示，上海、北京等流动儿童大城市，当地流动儿童犯罪率均超过本地户籍儿童。与此相对应，留守儿童的犯罪也呈现多发和低龄化趋势。从小失去父母的关爱，为孩子形成不健全的人格埋下了隐患。近年来，儿童犯罪率不断上升。中国林业大学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，留守儿童的情绪稳定性较差，对突发刺激反应强烈。

在娱乐设施缺乏，精神空虚背后，孩子们将兴趣和爱好转向了虚拟的网络世界。

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2年7月发布的《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显示，全国网民中，小学及以下、初中学历人群比例均有上升，其中初中学历人群涨幅较为明显，显示出互联网在这一人群中渗透速度较快。

艾瑞咨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，截至2012年2月，我国6至14周岁的儿童网民数量达到7660.2万人，较2010年增加了约280万人。多彩的网络空间里诱惑巨大，更潜伏着危险。

武汉市新洲区一位徐姓市民透露，市郊和乡镇一带多存在违规经营的网吧，其中上网的多为未成年人，以留守儿童居多。

当前，网络发展迅速，各大网站、聊天群参差不齐。其中，“自杀网站”、“自杀网聊群”数不胜数，如此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，为保卫孩子拥有纯净的互联网世界带来巨大的挑战。

2013年3月，广东东莞5名青年通过网络相约采用烧炭的方法自杀，其中3人死亡。在这起相约自杀案件中，5名涉案人员来自不同地域，让他们走到一起的中介是自杀网聊群。类似事件在浙江杭州的萧山区也曾上演。

多年来，我国工信部、公安部、三大电信运营商等部门、机构在建立儿童网络安全保护机制方面不断探索，如实行“谁经营谁负责”、“谁接入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深入开展“阳光绿色网络”工程等，取得了一定成果。但互联网产业发展迅猛，新的问题不断产生，保护机制也应与时俱进，许多空白需要填补。仅凭政府职能部门和个人的力量去监督、引导有如杯水车薪，通过政府社会管理创新，依托一些有责任、有能力的社会团体及公益组织，在法律允许的范畴内鼓励、指导他们开展相关活动，不失为一条新的有效途径。